

TAIRUIHUAXING
SHUJIA

ZHOUPEIHONGZHU

周佩红 著

上海私人地图

Shanghai

马路、弄堂、爱 和命运交叉的轨迹

东方出版社

幻别墅

迷宫消失

南市童话

父城

苏的世纪大道

街角的森，北里的秀

西区林荫夜

静安寺

回首妄想上路

和Z一起走过的路

实验室之恋

出上海

胃想念的上海

回上海

一个人乱走

平安电影院

公寓里的沙龙

修平主的道路

丽娃河畔的生活

爱情纪念地

红楼和灰楼

私人领地

文学殿堂

中山北路的一幢高楼

工人新村里的秘密

穿过棚户区

婆婆妈妈之间

医院

大哥向前冲

一条有三个路名的小路

博物馆和图书馆

马路上的名星

拿一本书穿过闹市

在悬铃木的天空下

马路、弄堂、爱和命运交叉的轨迹



关于文本

这是一本完整的书，
以地理位移的形式结构全书，
将记忆、故事、人物命运，
情感方式及城市发展的内容交织一体，
叙写个人视角中的上海，
个人与城市、历史、世界的关系。
34篇文章相对独立又互有呼应，连贯。
每篇标题都与地点或行走有关。
全书大约20万字，散文体裁，
兼用一些小说手法。
读来让人有一种梦游上海的感觉。

ISBN 7-5060-1900-0



9 787506 019002 >

ISBN 7-5060-1900-0

定价：36.8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私人地图 / 周佩红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 8

(东方文化书系·周佩红游记)

ISBN 7-5060-1900-0

I. 上… II. 周…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39808号

上海私人地图

作者: 周佩红

选题策划: 黄杉果

责任编辑: 关宏

装帧设计: 红美人工作室·范晓莉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装订: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4年8月第1版 200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7.125

字数: 200千字

印数: 00,001 10,000册

书号: ISBN 7-5060-1900-0

定价: 56.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这是一本完整的书，
以地理位移的形式结构全书，
将记忆、故事、人物命运、
情感方式及城市发展的内容交织一体，
叙写个人视角中的上海，
个人与城市、历史、世界的关系。
34篇文章相对独立又互有呼应、连贯。
每篇标题都与地点或行走有关。
全书大约20万字，散文体裁，
兼用一些小说手法。
读来让人有一种梦游上海的感觉。

上海私人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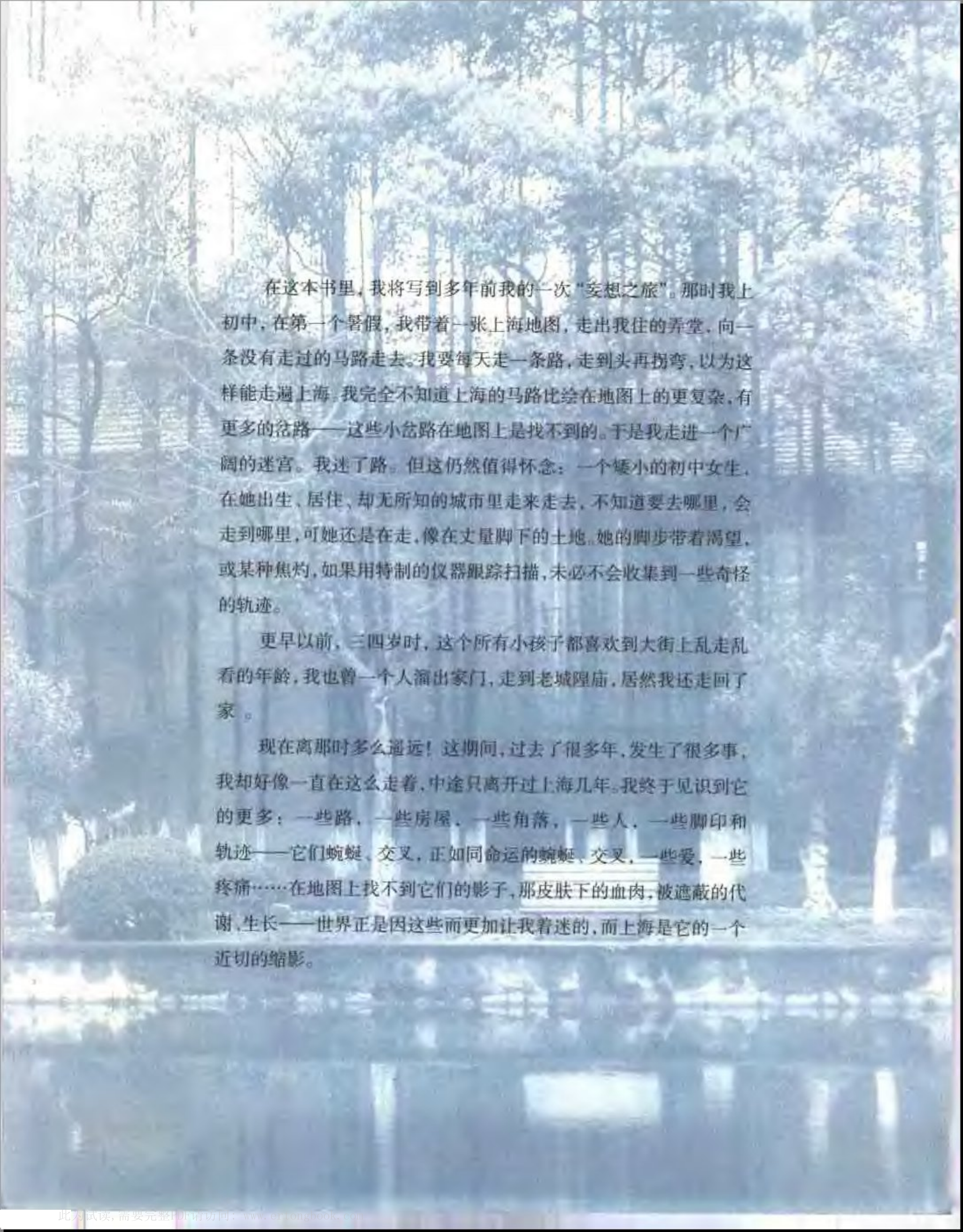
马路、弄堂、爱和命运交叉的轨迹

周佩红 / 著



引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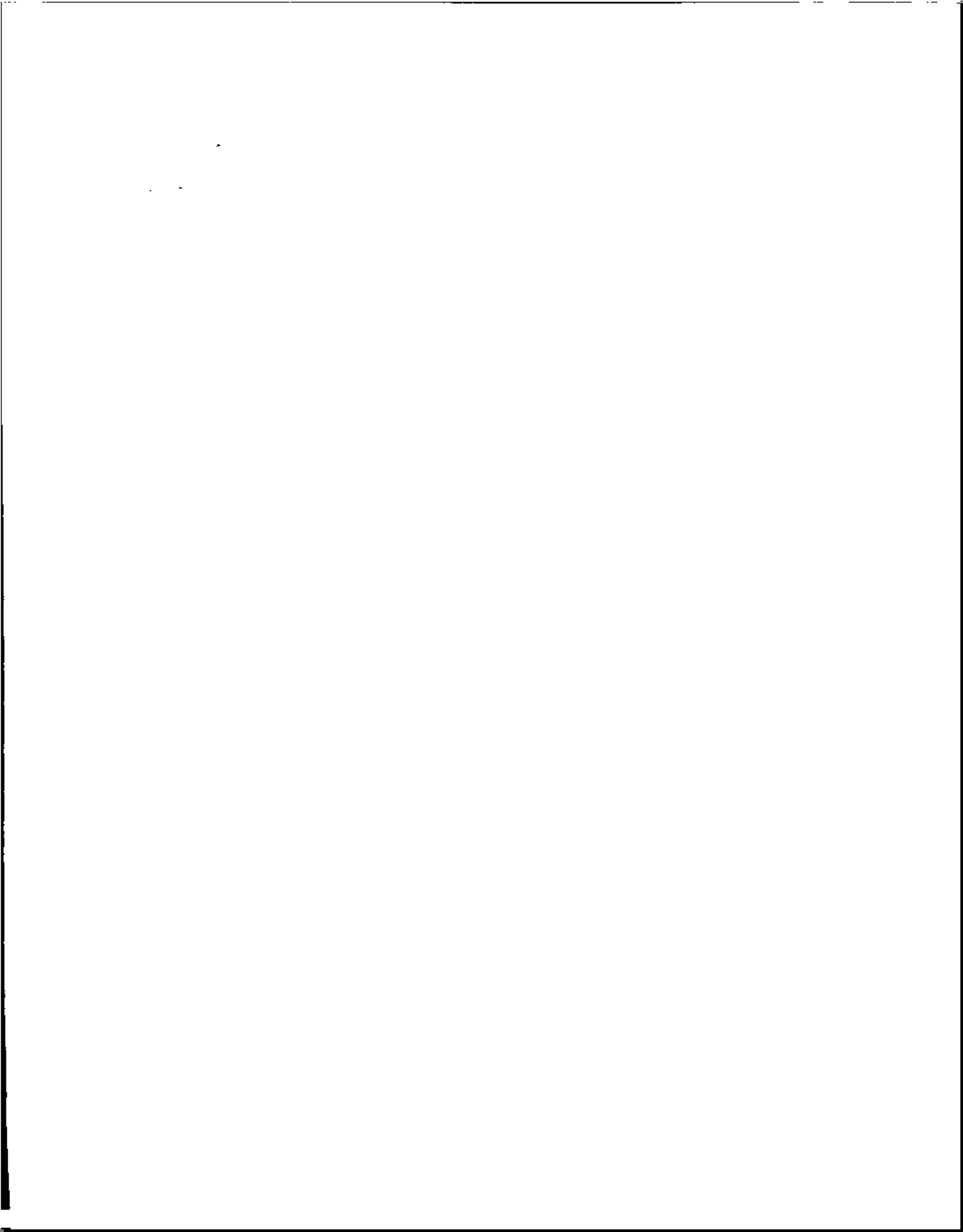




在这本书里，我将写到多年前我的一次“妄想之旅”。那时我上初中，在第一个暑假，我带着一张上海地图，走出我住的弄堂，向一条没有走过的马路走去。我要每天走一条路，走到头再拐弯，以为这样能走遍上海。我完全不知道上海的马路比绘在地图上的更复杂，有更多的岔路——这些小岔路在地图上是不可能的。于是我走进一个广阔的迷宫。我迷了路。但这仍然值得怀念：一个矮小的初中女生，在她出生、居住、却无所知的城市里走来走去，不知道要去哪里，会走到哪里，可她还是在走，像在丈量脚下的土地。她的脚步带着渴望，或某种焦灼，如果用特制的仪器跟踪扫描，未必不会收集到一些奇怪的轨迹。

更早以前，三四岁时，这个所有小孩子都喜欢到大街上乱走乱看的年龄，我也曾一个人溜出家门，走到老城隍庙，居然我还走回了家。

现在离那时多么遥远！这期间，过去了很多年，发生了很多事，我却好像一直在这么走着，中途只离开过上海几年。我终于见识到它的更多：一些路，一些房屋，一些角落，一些人，一些脚印和轨迹——它们蜿蜒、交叉，正如同命运的蜿蜒、交叉，一些爱，一些疼痛……在地图上找不到它们的影子，那皮肤下的血肉，被遮蔽的代谢、生长——世界正是因这些而更加让我着迷的，而上海是它的一个近切的缩影。



目录



- 幻别墅\10
- 迷宫消失\22
- 南市童话\32
- 父城\42
- 苏的世纪大道\50
- 街角的森，北里的秀\56
- 西区林荫夜\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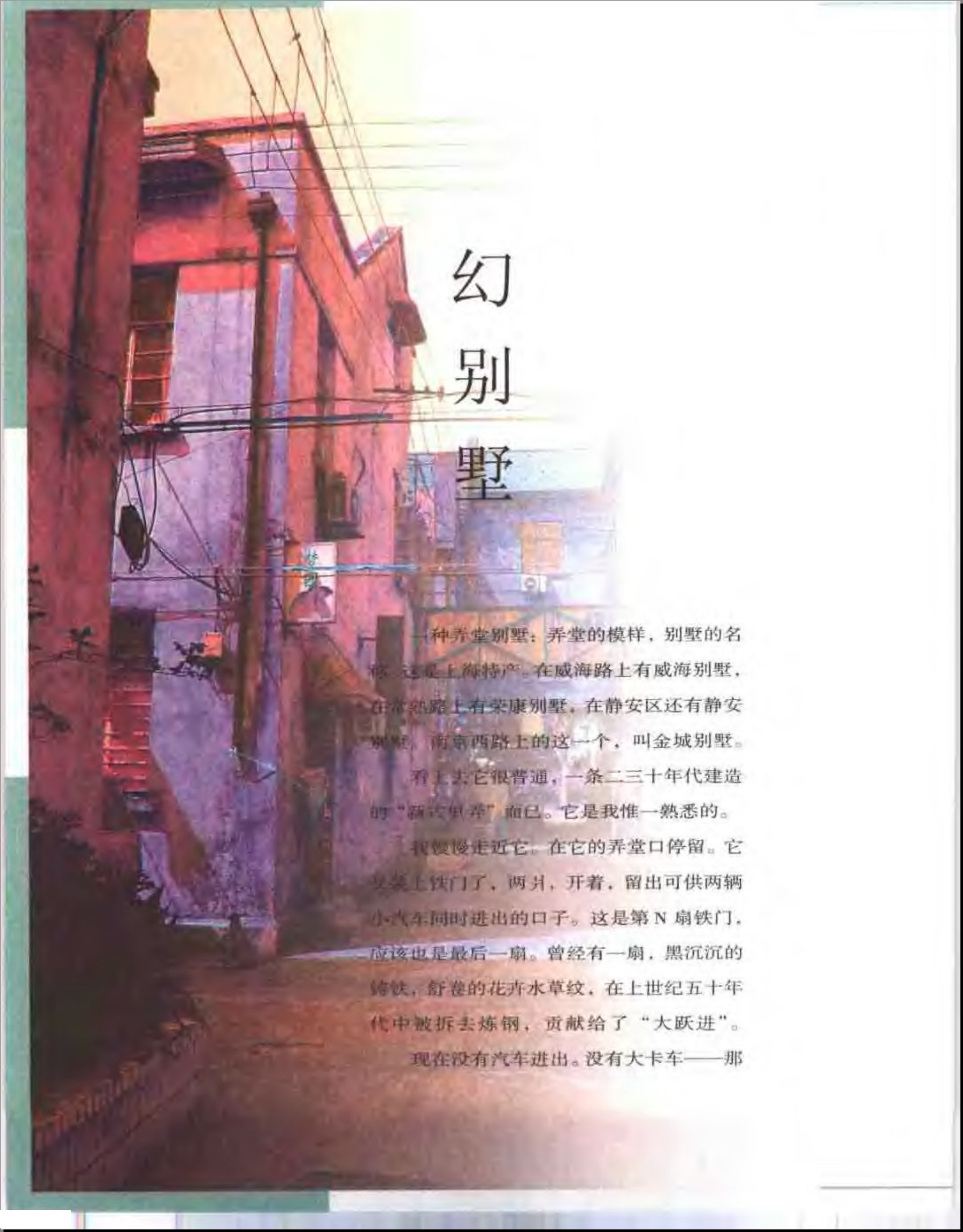
- 静安寺\74
- 怀首妄想上路\84
- 和Z一起走过的路\92
- 实验室之恋\104
- 出上海\106
- 胃想念的上海\108
- 回上海\114
- 一个人乱走\118
- 平安电影院\126
- 公寓里的沙龙\134
- 修平主的道路\138
- 丽娃河畔的生活\146





- 爱情纪念地 \160
- 红楼和灰楼 \164
- 私人领地 \172
- 文学殿堂 \182
- 中山北路的一幢高楼 \190
- 工人新村里的秘密 \201
- 穿过棚户区 \216
- 婆婆妈妈之间 \224
- 医院 \232
- 大哥向前冲 \236
- 一条有三个路名的小路 \241
- 博物馆和图书馆 \247
- 马路上的明星 \256
- 拿一本书穿过闹市 \260
- 在悬铃木的天空下 \264

马路、弄堂、爱和命运交叉的轨迹



幻 别 墅

一种弄堂别墅：弄堂的模样，别墅的名称。这是上海特产。在威海路上有威海别墅，在常熟路上有荣康别墅，在静安区还有静安别墅，南京西路上的这一个，叫金城别墅。

看上去它很普通，一条二三十年代建造的“新式里弄”而已。它是我惟一熟悉的。

我慢慢走近它。在它的弄堂口停留。它加装上铁门了，两扇，开着，留出可供两辆小汽车同时进出的口子。这是第N扇铁门，应该也是最后一扇。曾经有一扇，黑沉沉的铸铁，舒卷的花卉水草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被拆去炼钢，贡献给了“大跃进”。

现在没有汽车进出。没有大卡车——那



些满载着红卫兵、造反派的大卡车，当初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开进来：穿军装的少男少女，跳下车就猛挥皮带，像开始一场青春的游戏；造反派们跳下车，却带着成年人可憎的市侩表情，压低了藤帽，铁棒在地上顿一顿，以显示他们的不知哪来的冲进别人家抄家的权力。

他们消失了。宽大的主弄堂像一个狭长广场。一个小伙子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在那里绕圈。他的夹克衫领子竖起，是表示时髦，也为遮住他脖子一侧的一片紫红色皮肤。他的医生父母和医生祖父母都没能为他去掉这片与生俱来的红皮肤，于是他得了个“红头颈”的绰号。但他长得很帅，眼睛总在放光，手把着车龙头眼睛还在四下里瞄。他知道本弄堂住着几个好看的小姑娘，娇滴滴的，他真想把她们一个个都引出来看他。

他看见我了。不，我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我站的地方并没有这样一个小伙子。弄堂静静地空着，让往昔的镜头一个个上演。一个洋娃娃一样的小姑娘走出来，男孩子们一往她跟前凑，她就骂人家是流氓瘪三贼骨头，软绵绵的词儿，红嘟嘟的小嘴。我们都怕她妈妈手里的针头针筒，除非我们一辈子不生病，所以我们都对她友好。我们一起跳绳，一起把一串螺丝壳踢进用粉笔划在地上的

乱 走 乱 看

“房子”里。两个呆头呆脑的眼镜男孩羞怯地在一旁观看，他们的妈妈在黑门后的天井里用无锡口音一声声唤“阿大，阿二”，催促他们回家。

这已在我家住的支弄堂了。阳光从天顶射下，把弄堂分割成阴阳两半。一个老太太在明亮温暖的竹椅上坐着。她一年四季都穿棉袄棉裤，戴一顶黑丝绒帽子，用白口罩蒙住鼻子以下的部分，好像四周都是细菌。她很安详，对一路响进来的锣鼓口号声置若罔闻。

敲锣鼓的人是在哪里喊口号？他们来了？还是走了？风吹过这些声音：……除四害讲卫生……学习雷锋好榜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打倒四人帮，建设四个现代化……风儿磨去了声音的棱角，激昂，愤怒，或者欣喜。

墙壁上贴着标语口号，大字报，认罪书，布告，一片片由新变旧，发黄变脆，脱落，腐烂。墙壁经水和刷子一遍遍洗刷，灰扑扑的水泥色重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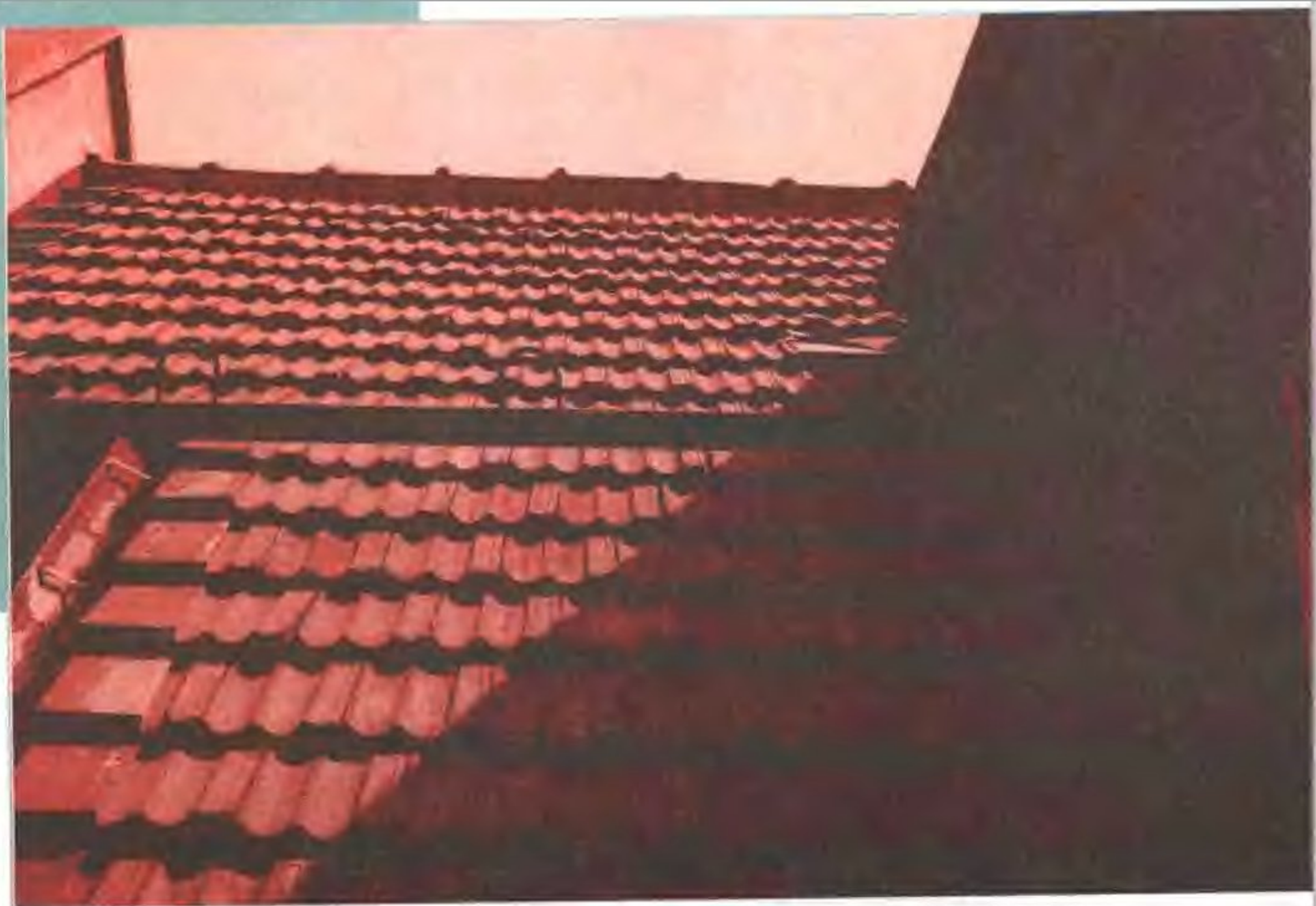
我家的楼门关着。我仰头朝上面喊：“开门——”阳台上探出妈妈、祖母、大哥、小哥惊喜的脸。二楼走道窗户上也有脑袋伸出来，邻居的眼睛里满是警惕。

门无声地开启。一股尿味扑来。昏暗的过道里有几个坐在痰盂上哭的小朋友——这是托儿所老师在惩





三益街，芝蔴花天棚，开春“葱油饼”——这名称据说由英文“Cool”（凉快）转化而来



罚他们的不听话。他们后面的三个大房间，是托儿所的教室，壁炉和落地窗前都坐了孩子，果绿色的小凳，咿呀呀的歌声，排排坐，吃果果……一架走调的钢琴忽地改弹“我爱北京天安门”，弹了半天，终还是不能弹到底。

我朝底楼的公用厨房张望。四个煤气灶前都有人站着，等饭锅煮滚，水烧开。沙锅、铁锅、钢精锅腾腾地冒着热气，飘着菜和汤的香味。站着的人互相看邻家的灶头，彼此交流拿手的好菜。亭子间的胖嫂嫂正起劲地教我怎么炒熟一盘青菜（那是一个梳小辫子的我）：等油冒烟，菜再下锅……不，我正在水龙头下淘米，低着头，而她非要凑过来看我脸上有没有眼泪，我家里又出了什么事……

我上楼。我端着祖母烧好的菜一趟趟往上走。我趴在二楼楼道的窗户上往外看，看对面双胞胎阿大阿二在他们房间里困兽一样地走来走去，背诵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用造反派指手画脚的姿势说话。他们渐渐老了，成了两个神经病，仍然这样说话，反复说这几句话。

到二楼。三个房门中的一个门突然开了，一个金丝边眼镜青年旋风一般从里面出来，脚踏在门边的矮桌上，腰微微弯下，打鞋油，猛擦，系鞋带，换一只脚，再来，然后脚跟踩在棕垫上舞步似的一二三擦三下，飞快进门，脚跟顺便带上门——隔壁家的“顺风”哥哥，开门角度永远不超过30度，他就用这种方式保护着他家的私密空间，这是我后来领悟到的。

向北的房门也开了。我进去。同时进去的还有我们全家。我们在里面吃饭。所有上海和外地的亲戚都来了，大人们神情凝重，仿佛为告别而在此聚会，为他们一无所知的将要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死别。爸爸站了起来。爸爸对我们说，让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一个娇小的长辫子姑娘走进来，哥哥说，这是你未来的嫂嫂。房间的布置一直在变，饭桌飞走了，祖母的床和柜飞走了，“三十六条腿”的家具满满当当挤在一起。一个躺在摇篮里的可爱宝宝转眼长成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孩，她快乐地笑着，露出两粒小虎牙，她说，姑姑呀，我考进复旦了！……我要去法国读书了！……

如果你眼花缭乱，就请在这里止步，不过我还是要上去，上三楼。我将走得更慢，也更艰难，这里的影像更加繁杂，彼此交叠，我须穿过站满楼梯的一大帮戴红袖章的人，他们朝下逼视我，又纷纷向后退避，仿佛我带有病毒。我要滤去它们，滤去造反派翻抽屉，砸墙壁，训斥我们的情状。滤去爸爸惶惑的绝望的眼神，他从楼梯口一步步走下去并消失的背影，后脑勺。从时段上说，这只是这里生活的一小部分，妈妈和祖母又在此生活了二十多年，哥哥们生活至今。若时

是谁在天井高高的墙头上种了这些宝石花？花是否已被主人遗忘？还是主人已弃它而去？

